

现在,特别是在夏天,孩子们和很多大人们都喜欢吃蛋卷冰淇淋。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蛋卷冰淇淋背后的故事。

还是在 1980 年的下半年,我正好在我国驻奥地利的使馆工作。有从北京和上海来的三位同志来看我,说他们是到奥地利来购买生产蛋卷的设备的。蛋卷冰淇淋的蛋卷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生产起来也不太容易,如果太松,拿到手上就破碎了,但太硬,吃起来也很费事。他们原来提出要买这种设备,领导上也同意了。但不久“文革”开始后就有人批评他们是“卖国主义”,吓得他们不敢再提了。“文革”结束后,领导上同意了他们出国购买设备的建议。但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买,结果走了大半个世界。他们先去了美国,美国人说这种设备是他们从丹麦进口的。他们又去了哥本哈根,那里的人说他们是代理行,给奥地利的工厂代销的。他们才知道奥地利生产这种设备,所以又赶到了维也纳。不几个月,上海和北京都生产蛋卷冰淇淋的蛋卷

蛋卷冰淇淋的故事

王殊

知道波兰首都华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看了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华语译制、描写二战对德战争故事片《华沙一条街》,印象颇深。后来报纸上经常刊登在中美建交前,以王炳南大使为代表,两国副部长级会谈近 160 次,会议地点就在华沙。另外一个较深印象:我们小学四年级时同学的妈妈、京剧名伶云燕铭,参加了 1957 年的“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双射雁》《水漫金山》两剧获得了金奖。还有周恩来总理也是 1957 年率代表团访问了华沙(我小学六年的同学曾任我国副外长的乔宗淮父母亲、总理的高级助手乔冠华、龚彭夫妇等随行)。他们一行下榻处正是华沙肖邦公园内、波夫代国王波尼亚托斯基皇官。

除此以外,我对华沙就没多少认识了,这次到罗马,白发苍苍的我执意去拜访邻近已加入了欧盟和北约的波兰。下了飞机就坐车疾驰市中心,华沙和罗马大不一样,罗马的房子显得有些陈旧;但据说不少是百年以上的文物,也可以说意大利人保护古老文明非常在意,处处都是保护良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上的文物古迹。哪怕一小段断壁残垣也都用心保存下来,供游客浏览和研究。华沙现在拥有 171 万人口,面积 512 平方公里。可是在二战中被德寇几乎轰为平地之城,所以陆续新建房屋整洁而明亮了。在华沙和同拉夫(过去的首都)全程陪同我们的是旅行社派来、已入波兰籍的吉林人张胜。他已到波兰十几年,精通波兰语,忠于职守、勤快而又精明能干。当天傍晚,我们就拜访了令我肃然起敬的两个景点。

小张向我介绍:1944 年 8 月 1 日,华沙居民已听到苏联军队的枪炮声,毅然决然在当天发动了武装起义。在老城河岸以西奋勇拿起武器抵抗德国鬼子,华沙人民一条街一条

了。不久之后,很多省市也都生产了。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好像有些可笑,却说明了只要我们大家团结努力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就能创造奇迹。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和改革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这十多年来,有了更为快速的发展,在有的领域赶上了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受到了世界的赞扬和关注。但是,我国长期来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祸害。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和工业生产起步很晚,同发达国家比较仍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和决心,继续团结一心努力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改革,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但是也要谦虚谨慎,看到我们的不足之处,向国内外的先进学习。就是将来有了更大的进步和创造,也还会有很多的不足,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向先进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重提这个购买蛋卷设备的故事,对树立加快建设我们祖国的雄心壮志,并且保持我们谦虚谨慎的精神传统,都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街上,一座楼一座楼坚守,拼杀。壮丁倒下去了,妇女儿童也拿起了武器,全城人民抵抗了德军不断蜂拥而上的八个整编师,血战了六十三天,共浴血壮烈牺牲了二十万波兰人民才失城。不知什么原因雷斯瓦对面河南岸的苏联官兵始终没能派兵救援。面对脖子上挂着冲锋枪不过十岁的儿童青铜像,和他背后无数枪眼炮痕的老城堡,我深深 90 度向英雄的城市和人民鞠躬致敬!

在小张指引下,我们乘车来到了华沙维斯瓦河西岸。这是我们指明要去看“华沙美人鱼”处。“美人鱼”绝不像俄罗斯大城市所建塑的各种人物青铜像那样高大魁梧,她顶多 2.5 米高,是 1938 年波兰女雕塑家尼茨娃娃的杰作,我凝神良久这座美人鱼雕像,她右手高举宝剑,左手持盾牌,短发中双目怒视来敌,如此肌体丰满有力,双腿则披挂着重甲,如勇士的铠甲一般。她坚毅不拔和充满浩然正气,使观者都会产生战胜侵犯之敌的必胜信念。在德国强盗入侵华沙见人就杀逢财必劫时,“美人鱼”一直被各界人民珍藏起来。二战胜利后又将她原身安放此处;我上小学时,就在波兰邮

票上见过她的风采。

第二天,准时无误的小张又开着他的“奔驰”面包车把我们拉到了拥有 800 英亩的华沙市中心“肖邦公园”(也称瓦津基公园)。进园就看见深褐色的高 5 米的闻名世界的波兰音乐钢琴家肖邦高大青铜像。小张随手按了一下石头似的琴键,立即响起了肖邦铿锵悦耳的乐曲作品。这里每周日上午下午两次免费举办成名的波兰和法国钢琴家演奏肖邦大师作品音乐会,小露天广场上总是坐满了不同年龄和国籍的粉丝听众。

公园到处可见高大坚韧的栎树、绿草如茵的草地,加上我从来未见过的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读书好时候。

黎明并非悄悄降临,它跑步来到人间,从不给人机会商量。大地仍沉睡,四野弥漫静谧,尤其是冬夜,长夜难明的这段时间,窗玻璃上蒙着茫茫薄薄一层白雾。夜凉如水。黑暗欲走还留,仔细听,远远偶尔能听到几声什么声响,或轻重或疾徐。天,就要亮了。

回上海已经第十三个年头,早已习惯了快节奏。吃饭快走快走说话快做事快,叮叮当当的繁忙脚步,阅读已不再是一种习惯。由初始的坚持变成了某种需求,绝非生活点缀。精神的朝圣与追求,于我而言,似乎更是一种必不可缺。一本书就是一座城市。阅读可以使时间消失或是停顿,生活节奏变得慢下来,不知不觉之中。凌晨四五点钟,这是魔都难得的一段安宁时光。周遭寂若无人,不受限制地读书,这是许久以来我心中最渴求得到的一种奢侈状态。想起我一个朋友。生长于书香门第的她,对于读书环境的要求有一种坚定执着,她说:“看书首先要看氛围”。我有次带她去参加“思南读书会”,回来的路上她眉头紧皱,不断抱怨说,穿双拖鞋鞋里踏拉,这也能算读书人,真是。她最爱的是曾经坐落于南京西路的原上海图书馆。许多年前,她在某个角落手捧一本外国名著,读到流连忘返,仿佛饕餮了一顿“法式大餐”。

我读一本书,通常是翻开先浏览目录,若是遇到有趣的

办公室里比较安静,只是偶尔有同事用职场里那种习惯性的低声讲着电话,或者就是清脆的键盘声了。

赶往火车站,坐进一等座较为舒适的软椅里,望着站台上急匆匆的人群和旅客的不断进入车厢,我等待着火车的准点发动。

走进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依然戴着墨镜,很有风范地端坐在我的斜对面,一言不发。又走进一位服饰极其一般的女士,背着一个大包,黝黑的脸上显出了一丝丝的疲惫感,在隔着走道和我并排的座位上坐下后就开始轻声地讲起了电话来,但我却吃惊地发现,她用那种标准而规范的职场用语在和同事谈论着财务、人事和一些公司情况等等的话题,其中不乏做出了一些决



莲荷 (国画) 夏建峰

盛开得漂亮异常的杜鹃花,花朵硕大,远看如国色天香的牡丹,红、黄、紫竞相争艳。此花表现如此好一定是气温适合,阳光雨露充足;我忙翻开土壤,略显酸性,正是此花理想的生长环境呀。当然园内是花香,鸟语;小张早已带来了葵花籽,他站在小径中间,伸直右手臂不一会胆小的松鼠竟敢跑到他手上用两爪抓起瓜子就用尖嘴不断嗑起来,又一会竟从高大栎树上箭似的飞下来红白相间、鸣叫悦耳、野性十足的小鸟到他掌上觅食。真是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统一了。

标题,或许会直接先翻到那一页,就那么读下去。手边随时放支笔,一个笔记本,感悟随时记录。我奶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嘴动脑动不如手动,好记忆不如烂笔头”。受益匪浅。我素日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便签纸,长的短的圆的方的,颜色各异,在读书时候直接做原著批注用。有时书中读到某个观点,受到启发或影响,兴奋得灵感突如其来,会立即停下来思考,接着就奋笔疾书,一首诗歌的雏形,常常就这样来了。而这样的阅读状态,只能发生在黎明时刻。一本书读完,便签纸红红绿

定,从谈话内容来看,显然是某个大公司的高管。

火车开动后,她依然在接打着一个电话,随后又回着一条条的微信,动作中透露出一种低调的优雅来。

正当车厢里静下来时,那位绅士的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开始大声地说了起来,话语很直接甚至粗暴,而且还带有某些不该有的词语,周围众多乘客都斜目望了望他,而他却旁若无人地依然着……

车厢里,大部分的时间是安静的,偶尔的吵闹,在人们的厌恶中总归是会结束或者再起的。

车沿着幽静的山道行驶后到达了南田的刘基故居,经过了一汪碧潭,有错落有致的廊屋数间,丝毫没有受到游客吵闹的打扰,似乎正静静地散发出“还隐山中,唯吹酒弈棋,口不言功”的意味来,也绝对能想象出,在静谧的自然山水之间,诚意伯隐形韬迹、耕作自乐的场景来。

由南田一线归,进入百丈漈景区,感叹百丈高的天下第一瀑,观瀑亭旁历万日云散漫天雪,仰望浪滚银河的壮观,滔滔之声如雷轰鸣,霓虹之彩倏忽变幻。

随步前往百丈深的二漈,在瀑流飞溅之间穿过水帘洞,虽全身尽湿,但却大喜过望,各个惊叹不绝,

让我惊喜的还有公园中,由中国五矿和北京恭王府承担设计建成了一座中国独特山水园林艺术。园中的中国园林独具中国传统艺术匠心地把我幽深秀美、明廊亭榭,中国皇家古典园林艺术展现给华沙和欧洲人民了。

偌大公园又添一独特亮丽的中国风景,真是充分体现了中波人民的深情厚意。公园中还有保护良好的水面,小河中禁钓,所以鱼儿不但成群且尾尾壮硕,野鸭只能吞吃小鱼虾也奈何不了这水中大鲤鱼鳢,这昔日皇宫早已被政府列为国宾馆。当年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一行就下榻

绿绿得满满登登,胸中成就感十足。有时需要写一篇什么文章,拿过我的笔记本来,到处翻翻,聚宝盆一样就地取材料,就这么备足了。写文章渐渐变得轻车熟路。

犹太人是善于阅读的民族。犹太人视阅读带了某种宗教性质,孩子生下后不久,要让小毛头在圣经上舔一下封面——是为让他们知道,书是甜的。想起我哥哥常取笑我,在谁还买书,电子书价格不及纸质书的十分之一,还省空间。但我从来不看电子书,根本读不进去。一年四季,我都准时在凌晨五点钟爬起来,煮一杯咖啡,然后选一本新书。漂亮的排版,纸质特有的清香,书还未读人已先醉了几分。这是电子书

不虚此行。正对二漈有茶室,泡上今年的深山毛峰,与友款坐,观赏着眼前奔流不息玉练而下的胜景,在其声如雷之间,却享受着这一份独有的宁静起来……

归途中,忽然与友论起闹静的话题来,自然是由刘基身为帝师功名成就却抛弃利禄和嘈杂争斗的名利场而归隐山林展开,无不感叹“口不言功”四字。转而谈起刚刚在二漈前品茶

南唐倾覆,后主北虏,李煜囚于汴京,“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铎:《默记》),“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这是真切的记忆,是亡国之痛。显然,它绝非“恰如春草”的“离恨”,纵使离愁如春草之“更行更远还生”,那是小焉者。而今是国破家亡,不仅“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虞美人》),更悲痛的是“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令》)因此这“愁”,就“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甚深甚远,自然与其父李璟的“多少泪珠无限恨”(《山花子》)不可同日而语了。

或以为李煜作为亡国之君,他梦魂中的“多少恨”、“多少泪”、“多少往事”,无非是忆念他的“四十年家国情,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留恋他的小小王国,他的凤阁龙楼,琼枝玉树,车水马龙、花月春风。诚是,但也并不尽然。《子夜歌》的发端即云“人生愁恨何能免”,而其结句则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同时他又感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都从一己的家国扩大以至上升到了普遍的“人生”。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这“大”与“深”,此首小词,足为例证。但也因此给后人以启迪,发人深思,岂仅是“亡国之音”而已!

过此昔日皇宫。不远的一栋四层小白楼,当年正是以王炳南大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当时拒不承认中国的美方代表团长期的唇枪舌剑争斗历史场所呀!

离此公园不远的华沙河老城中也就是 1970 年德国总理勃兰特“世界惊人一跪”的地方。

我看着高大的犹太人群雕像纪念碑下,常年鲜花和长明铜灯不断,还有像电影《辛德勒名单》中一样——排排各种献上的小石头,我感到阵阵痛楚和敬仰。右方不远处,建有西德的前总理勃兰特在 1970 年双膝跪倒在地的一尊铜像,当时是惊动了世界。他勇敢果断排除当

完全无可比拟取代的触摸感受。有书如此,夫复何求。

经常出差,大包小包,必不可少是一本书。我有个朋友也喜欢读书,但与我不同,他喜欢找喧闹的地方看书。他说,越是环境安静,心神越不易安定。他一定要选择人声喧嚣的角落,才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或是受到伟人影响,专门跑去炮声隆隆城门洞口去读书,书非“闹”不能读也?不过上海的确有许多适合读书的咖啡厅,带一本书,偷得浮生半日闲,难得的享受。

一日之计在于晨。我的美好清晨,于读书中开始。

正在改变的阅读习惯和方式,敬请看本栏。

的情景,都觉得在如雷般的巨声之中,在感叹大自然的惊世之作后,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正所谓“逆静”二字的妙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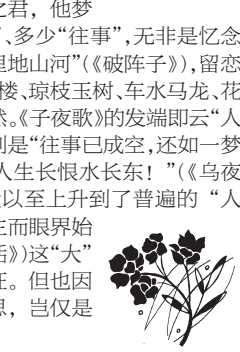
我想,刘基看透世间的聚散和名利,那是定然的,但是不是他偶尔也会有无奈甚至遗憾呢,不得而知,或许刘基是不是第一位尝试“逆静”的呢?

在节奏紧张关乎名利的职场,或在烦恼挫折之时,一直有泛舟蠡湖、浊酒吟对的幻想,但似乎却没有勇气去参透什么,更没有勇气去放弃什么,因此,转言之,就更加敬佩刘基那真正的“逆静”二字了。

读李煜《子夜歌》

——名著浅读——

陈 斋



时不少德国人的微词和不解,这一双膝诚心地跪倒尘埃,使他勇夺 1971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敬意。2005 年秋德国电视台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勃兰特名列第五位;在他下跪处华沙政府和人民为他耸立一尊铜像,永远铭记这位英勇无私的德国政治家。

当日德国首相安倍没有道歉之意还妄图改变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这和伟大的德国总理勃兰特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每日,清晨五点……

王 瑜

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便签纸,长的短的圆的方的,颜色各异,在读书时候直接做原著批注用。有时书中读到某个观点,受到启发或影响,兴奋得灵感突如其来,会立即停下来思考,接着就奋笔疾书,一首诗歌的雏形,常常就这样来了。而这样的阅读状态,只能发生在黎明时刻。一本书读完,便签纸红红绿